

歷史與空間

# 仙岩旅館與八一起義

◆肖 蔚

1927年8月1日凌晨2時，南昌城頭一聲槍響，劃破了長夜的寂靜，開啟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。八一前夕，我又一次走進南昌起義策源地之一的仙岩旅館。

仙岩旅館，亦稱仙岩飯店，位於江西廬山東谷長沖河下游東岸、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廬山康復中心院內一隅。廬山，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政治名山。曾幾何時，多少風雲人物，在一幢幢不同「國籍」的別墅裏，扮演著不同的歷史角色，演繹出一幕幕永不消逝的活劇，寫下了一樁樁載入史冊的事件。就歷史意義而言，仙岩旅館，堪稱獨一無二。單是1927年，國共兩黨，先後在這裏醞釀、策劃了幾件性質截然不同、影響天壤之別的大事。

1927年2月，入住仙岩旅館的蔣介石，利用國民政府在此召開「中央政治會議」之機，與張靜江等謀士藉機策劃「四·一二軍事政變」，從此逐步走上權力巔峰——從某種角度講，仙岩旅館是蔣介石的「發跡地」。時隔數月，登上廬山的蘇共代表鮑羅廷，與中共瞿秋白、李立三、張太雷、鄧中夏等人一起，在仙岩旅館秘密商討南昌起義準備工作，仙岩旅館成為南昌起義的策劃地之一。

今年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周年，亦即南昌起義95周年。「八一建軍節」來臨之際，身為退役軍官、正在廬山避暑的我，懷著特殊情感，前往仙岩旅館。天公作美，頭頂的雲朵，遮去灼熱的陽光；身邊的清風，送來愜意的涼爽。我從牯嶺順著河東路下行，彎彎繞繞，尋尋覓覓，來到體量碩大的仙岩旅館前，一樓南面中間部位，地面立著一塊石碑，上部是綠底白字的簡介：「1927年7月，中共中央臨時委員會負責人李立三、瞿秋白、鄧中夏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等人在此商議舉行南昌武裝起義相關事宜……」；下部六個草書大字為：「廬山革命遺址」；二樓東頭，一個寬不足兩米的大門北側，掛著一塊牌匾，紅底白字寫著：「仙岩旅館，平面布局為長方形，原為二層建築，1956年加蓋一層，具有濃郁的英國中世紀鄉村別墅的氣息；裏面的設施設備，在

當時的廬山堪稱一流。蔣介石第一次、第二次上廬山，周恩來第二次、第三次上廬山，均下榻此旅館。仙岩旅館之所以聞名於世，因為這裏是蔣介石策劃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主要地點，是打響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第一槍的策劃地之一，是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的主要地點，是國共和平談判的地點之一。她，與中國近代政治風雲緊密聯繫在了一起。」讀著這段文字，頓生一種「走近仙岩旅館，猶見歷史風雲」的感覺。

進入室內，中間是一條及開同寬、西東走向的長廊，南北兩側各分布著多個臥室。走廊牆上，分組陳列著與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、八一起義等歷史事件相關的文字介紹和歷史圖片，以及周恩來、朱德、賀龍、葉挺、劉伯承等八一起義主要領導人半身像；李立三、張太雷、瞿秋白、鄧中夏、鮑羅廷、聶榮臻、林伯渠、彭湃、郭亮、葉挺等八一起義主要策劃人頭像……凝視著這些珍貴的圖片，浮想聯翩，感慨萬千。

很多人對「四·一二」反革命政變都略有所知，卻未必知道這次政變，是在廬山醞釀的。1926年，蔣介石奪取了國民黨的黨、政、軍大權之後，獨裁的野心昭然若揭。11月9日，他在南昌成立了總司令部，1927年1月20日，蔣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廬山，包下仙岩旅館，開始密謀策劃，至25日，作出四項決定。之後，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，蔣介石定下「整頓國民政府內部」的決心——首先解除上海工人武裝，繼而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、監委員取代武漢派，奪取中央黨部，排除共產黨。

1927年4月12日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，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，大肆屠殺共產黨員、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。這次政變宣告了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破裂，也意味著大革命失敗，但大革命的歷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，它實際上成為未來革命勝利的一次偉大演習——正是在這個時期，中國共產黨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，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。這一點，是蔣介石



改建後的仙岩旅館。作者供圖

不曾想到的，他更想不到的是，正是這座仙岩旅館，後來成了南昌起義的策源地之一。

蔣介石、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的血雨腥風和殘酷的敵我鬥爭形勢，使中國共產黨人清醒且深刻認識到獨立開展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，明確提出了「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」的指導思想。1927年7月21日，瞿秋白、李立三、鄧中夏、林伯渠、鮑羅廷等人，在廬山仙岩旅館廚房裏召開秘密會議。為防不測，用棉布遮窗戶、點燃蠟燭，秘密商議南昌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。次日，鮑羅廷、李立三、張太雷、鄧中夏、聶榮臻、彭湃、林伯渠、葉挺等人，又在仙岩旅館廚房裏召開重要會議，修改和完善南昌武裝起義計劃，決定起義的分工與合作，確定部隊向南昌集結的時間和各部隊聯繫的標誌。會議選起義的主要依靠力量、預期目標以及時間、地點等問題，進行了深入研究。決定由周恩來、李立三、鄧代英、彭湃四人組成前敵委員會，周恩來任書記，統一指揮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。會議開了一個通宵，會後眾人分頭下山。8月1日凌晨2點，起義的槍聲震醒了沉睡中的南昌城。這次會議，在中共黨史上，稱之為「八一南昌起義中共廬山預備會」。

八一起義，彪炳史冊——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，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，實現了革命低潮形勢下的偉大轉折，挽救了中國革命，點燃了希望之火。1933年7月11日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，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，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。後來，8月1日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。

人類歷史表明，國無防不立，民無防不安。告別仙岩旅館後，我且行且想，樓道展板上「傳承紅色基因，擔當強軍重任」兩行紅色大字，又清晰浮現在眼前！

古典瞬間

◆唐 浚

# 永遠的年輕人——賈誼新論

「臣竊惟事勢，可為痛哭者一，可為流涕者二，可為長太息者六，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，難遍以疏舉。」這是賈誼奏呈漢文帝的《治安策》開首第一句話，除了留給我們「痛哭流涕」這一成語外，還留下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「長太息」——只有屈原的「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」差可比擬。

賈誼是西漢初年最大的政論家、思想家、哲學家，文才、見識、膽氣都十分卓著。他的意見多被漢文帝採納施行而影響於當時的政治，特別是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構建方面多有建樹；他的《治安策》等文章，誠如魯迅所言，是「西漢鴻文，沾溉後世，其澤甚遠」。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，只活了33歲，令人扼腕嘆息。「天妒英才」，世人多用此語形容短命的人，然而古往今來真當得起這個詞的人實在屈指可數，用在賈誼身上，卻是再恰當不過。

賈誼在後人筆下常以「賈生」「賈太傅」的稱呼出現。他曾兩為太傅（長沙王太傅、梁懷王太傅），正如阮籍被稱為步兵、杜甫被稱為杜工部一樣，「賈太傅」是以官職為稱。而稱之為「賈生」，就盡顯人們對他的喜愛，他就像一位才華橫溢的鄰家小弟，雖已逝去，卻永遠保持著年輕可愛的形象。

賈誼18歲時就以文才聞名於洛陽城，很受當時的河南守（相當於省長）吳公的賞識。文帝即位不久，吳公做廷尉（司法部長）。在吳公大力舉薦下，賈誼入朝為博士，時年22歲，很快在眾博士中脫穎而出，受到文帝激賞，一年內升至太中大夫。20歲出頭就當了司馬長，可謂少年得志。賈誼之才，如果不是舞文弄墨、吟詠風月的文士之才，那充其量只是皇帝身邊的文學弄臣，並無足觀；賈誼之才，是經世濟民的政治家、思想家之才，是中國古代士人理想中的平治天下、致君堯舜的王佐之才。文士之才與王佐之才的完美結合，這是賈誼身上最難能可貴而令人不可企及之處。

文帝重用賈誼，與朝臣商議，打算讓他任公卿之位（省部級以上官職）。軍功集團的老臣子們對此強烈不滿，詆毀賈誼「年少初學，專欲擅權，紛亂諸事」。這裏面夾雜著武將與文臣、身居高位者與後起之秀、守成者與改革者之間紛紜複雜的矛盾，既有理念之爭，也有意義之爭、利益之爭。在官場中，文武藝是硬實力，但硬實力有時並不可靠。處於種種矛盾漩渦中的賈誼，除了自己的才華外，在朝中毫無根基，其難以在朝中立足也就不不足為奇了。文帝不會為了一個洛陽少年而與眾多老臣作對，於是開始疏遠他，還把他調離中央，讓他去做長沙王太傅。後來，文帝想念賈誼，把他召回長安，談論鬼神之事到夜半。這就是著名的「宣室求賢訪逐臣，賈生才調更無倫。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」（李商隱詩）。此後不久，文帝任命賈誼為梁懷王太傅。《治安策》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梁懷王太傅任上寫就的，那時賈誼還不到30歲。沒幾年，梁懷王墮馬身亡，賈誼非常自責，經常悲傷哭泣，一年多後就去世了。

秦漢間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。賈誼以年輕人特有的蓬勃朝氣，以如椽大筆寫就各種長篇短章，為處於轉型期的漢王朝注入一股清流。賈誼的價值，有一時的，有永久的，其政治價值是一時的，隨草木而同腐；其文章價值是不朽的，與天壤而同久；賈誼已經成為千古言說不盡的人文意象，引發後人無數感喟。賈誼猶如橫空出世，在西漢歷史的天空中倏忽而過，留下了一束短暫而耀眼的光芒，卻給歷代後人以光亮、啟迪、寄託，其「沾溉後世，其澤甚遠」的，又豈止文章而已哉！

司馬遷讚賞賈誼，深情地感嘆道：「假令賈生而在，余雖為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。」我對賈生，同有此嘆。

詩情畫意

##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



八十七  
《護生畫集》選之三

有人說，弘一大師為《護生畫集》所配的詞，在藝術質量上比出家前的作品遜色。我的看法是，《護生畫集》反而是弘一大師在詩詞上的一大突破，這本書是宣揚佛教的護生，對象是「專為新派有高等小學以上畢業程度之人閱讀為主」，弘一大師說：「但為導俗，令人易解，則亦不得不爾」。可見弘一大師做事的認真和考慮之周詳。

《護生畫集》共有50幅畫作和配詞，此系列共選取了9首。

人非聖賢，其孰無過？猶如素衣，偶着塵垢。改過自新，若衣拭塵，一念慈心，天下歸仁。楊枝淨水，一滴清涼。遠離眾苦，歸命覺王。昔日互殘殺，今日共舞歌。一家慶安樂，大地共祥和。

弘一大師護生畫集題詞  
素仲配畫  
丁酉冬

豆棚閒話

## 騎樓舊影

◆青 絲

找到幾張舊照片，上面的街景建築仍是以騎樓為主，高低錯落的屋簷和山牆，帶有浮雕的巴洛克式窗戶，粗大的廊柱，雖然視覺上略顯破舊，卻演繹出另類的城市風景。社會學家把「共享的故事」歸為能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的一項重要力量。騎樓作為一種故事符號，就為無數人共享生活敘事，實現身份認同提供了具象化證據。

過去嶺南各地，騎樓是很常見的聯排式建築——每棟私宅的底層須留出一部分空間作為公共走廊，供人通行。嶺南地屬亞熱帶，日照時間長，雨水多，天氣變化大且轉換迅速，剛剛還是晴空萬里，下一秒就可能烏雲密布，驟雨傾盆而至。即使一邊出太陽一邊大雨的「混合雙打」天氣，也很常見。具有防雨遮陽功能的騎樓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，既方便沿街的店舖做生意，顧客能如常選購商品，也擴大了行人自由行走的空間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騎樓下度過的，平時上學，即使遇雨也不會被淋濕。我家的房子曾於1970年代重建過一次，申報審批時就有規定，必須建有騎樓，與左右鄰居相連，形成風格上的統一。我幼時對這種做法還有些不理解，明明自己家的房子，為何卻有一大塊空間無法自主利用？後來才明白騎樓是一種商業分工文明的巧妙設計——雖然是私人的地方，但予人通行，也就和諧地處理了人與環境，以及人與人的關係，為社會活動賦予了美好的預期。

沒住過帶騎樓的房子的人，很難體會到其中的妙處。黃昏時分是騎樓一天中最富於詩意的時刻。夏天，大家各自端一盆水出來灑在騎樓的空地上，支上桌子，晚飯就在騎樓裏吃了，既涼快又愜意。如果說商業繁盛需要人與人的互動，幸福感亦同樣如此，騎樓的開放空間，是促成鄰里之間人情交流的重要環境因素。我的許多舊

街坊至今每隔幾年會重聚一次，大家各自提前準備一道菜，就是為了重溫昔日做小孩時端着碗到處蹭吃的感覺。

吃完飯，喜歡熱鬧的人往騎樓拉盞燈，圍坐到一起打撲克。喜歡哼幾句戲曲的老人，一把京胡伴唱，即可輪番獻技。年輕人也有天地，三三兩兩彈吉他，唱流行歌曲。最為得趣的還是小孩子，湊在一起捉迷藏，通達的騎樓走廊就是天然的遊戲場所，粗大的廊柱則為極佳的掩體，曾經單調的生活也因為騎樓的存在，打下了快樂的烙印。冬天或陰雨天，騎樓更是顯出幾分優越來，風臘肉、晾衣服，根本無須擔心被雨水淋濕了東西。騎樓的牆體上留下的水漬、油漬，以及苔蘚的斑駁印痕，既是各種生活影像的濃縮，也是騎樓隱秘的價值證書。而這些曾為幾代人共有的騎樓生活故事，到今天，已大多成為了舊照片裏供人回憶的另一個平行世界。

來鴻

## 寂寞的境界

◆胡賽標

今年是文壇大家孫犁先生故去20周年，一個寂寞的靈魂飛了，一位副刊的好園丁去了，一代文學大師走了，帶著45朵白洋淀清新的荷花和幾千群眾送行的淚水。20年前的7月11日清晨，成為一個文學時代的可能的終結。時光如水，大潮淘沙，孫犁的風骨不僅沒被時光模糊，反而如夜空中的耀眼光芒閃爍，又如文壇裏矗立的榕樹葳蕤，幾乎無人能與之媲美……

孫犁總是給朋友這樣的印象：安坐藤椅，表情平靜，眼睛半睜著，好像要遮蔽什麼，迴避什麼，偶爾微微一笑，又復歸寂靜……他不怕被人誤解，安於獨處，靜心著書，離政治遠一點，離文壇遠一點，不是躲避現實，而是放棄無謂酬應和爭名奪利。孫犁是寂寞的。寂寞是孫犁的一種境界。煙霞間骨格，泉石野生涯。孫犁選擇了孤獨的文學邊緣。他不爭名於朝，不逐利於世，媚於俗，不吹不擂，不爭不喊，寧靜澹淡，心如止水，閉門謝客，默默耕耘。有人排出現代文壇八卦：魯郭茅巴老曹艾丁趙，他沉默；有人甚至說孫犁前20位都排不上，他一笑置之。現在人們多愛湊熱鬧，真正能坐下來做學問的人很少了。

幾十年過去了，在《天津日報》畫刊做嫁衣，他每稿必覆，無怨無悔。他常叮囑年輕編輯：改稿務必慎重，別不懂又自以為是，弄清楚再改……經他培養的作者不

計其數，最終形成了以劉紹棠、韓映山、鐵凝等弟子為圓周的荷花淀派。

但當評論家將孫犁納入「荷花淀派」文學旗手時，孫犁卻淡然向媒體澄清：「不存在荷花淀文學流派，這些作者初綻芳菲，不是我的影響與功德，而是作者本身的生活與才情決定的。」許多人將文壇當作名利的角鬥場，哪有像孫犁這樣遠離鮮花桂冠的？君不見，現在的朋友圈、微信群，幾乎成為自我推銷的「廣告頻道」！

面對泡沫文化、商業炒作氣息瀰漫的文壇，孫犁選擇了清冷的緘默與淡隱。這種與他人與世界的審美距離，保持了孫犁古典文人的人格尊嚴，也樹立了這面迎風也不招展的旗幟。他像一枝清雅脫俗的荷花，傲然俏立於岑寂而落莫的白洋淀一隅……大道低回，是孫犁的人品；大味必淡，是孫犁的文品。一個堅守淡雅、拒絕從俗寫作立場的人，一個違逆時尚、標新立異的作家，必然是孤獨落拓的。《荷花淀》發表了，淡化了戰爭殘酷的硝煙，渲染了人性美好的意境。這是孫犁用自己獨特的審美眼光看到的抗戰生活。孫犁很前衛很先鋒地表現了它。

有人曾經盯著狐疑的目光：酷烈的戰爭怎麼能用談情說愛、思念丈夫的方式來寫？這不是太奢侈太貴族太小資情調嗎？這就是孫犁的寂寞。當文藝圈人用非文學的方式來看待你的時候，內心深深的孤獨

與落寞就存在了。孫犁淡漠了這種目光，執拗而孤傲地堅持著文學觀的高貴。

時間檢驗了《荷花淀》的生命，讀者檢驗了《荷花淀》的魅力。孫犁說：一些人的作品一出現就沒有生命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在死後活上50年。畢竟文學是人性空間中的神秘的魂。孫犁的遠離政治不是脫離政治，而恰恰是從生活中從人性裏感受並淘漉空靈的政治，用具象的生活凝固了社會現實與時代風雲。

其實，1962年的孫犁在散文《黃鸝》中以象徵的方式寓言：給文藝創作以最佳的自由的環境，讓文藝發揮它的極致，但大音稀聲，應者寥寥。「文革」文藝陷入一片荒漠。孫犁又一次感到鬱鬱的寂寥、惆悵與蒼涼……幸運的是孫犁堅守了自己孤傲寂寞的靈魂，堅持了可貴的獨立的寫作立場。

莊子說：人莫鑒於流水，而鑒於止水。寂寞是一種境界，是一種寧靜靜浮躁的境界，是一種錮錮歸於平淡的品格。

懷念孫犁的寂寞，就是懷念一種淡泊的修養與人格，就是懷念一種漸漸失落的文學品位與時代，就是懷念一種真正的寫意的文學方式。

「獨鶴自還空碧，人間常流芳菲。」浮躁的當下，還有像孫犁那履素衣、散淡從容的文人嗎？懷念的背影已遠去，孫犁的寂寞不會遠去，懷念孫犁不會遠去……

詩詞偶拾

◆魯 微

## 雪山（外一首）

和盆地無緣  
也漠視平川

兀自突起的山石  
與白雪 相依相伴  
緊緊相連

山 緣於壓力  
雪 緣於背叛  
雪山先是被冷落  
後又被逐出了平原

千里之外  
雪山接受嚴寒  
一步步抵達了藍天

雪之下 山石因陡峻而壯觀  
山之上 白雪因高潔而耀眼

獵手  
真正的獵手  
不需要方向  
也不需要獵場

真正的獵手  
不需要聲音  
任何的聲響  
哪怕是一束陽光的瀉落  
也會讓整座森林感到驚慌

真正的獵手  
偶爾也想起時間  
但無論時間是多麼的短促  
或漫長 都無法丈量獵手的  
那支獵槍

真正的獵手  
不需要獵物  
甚至 不需要獵槍